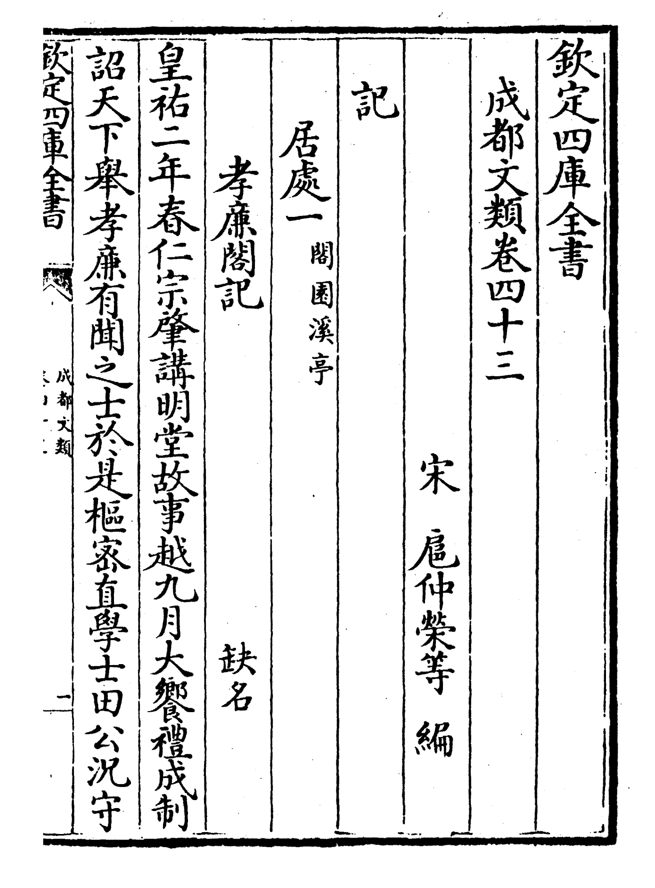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四十三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居處一 閣園溪亭

孝廉閣記 缺名

皇祐二年春仁宗肇講明堂故事越九月大饗禮成制詔天下舉孝廉有聞之士於是樞密直學士田公況守

成都採石室諸生之議而表上之其略曰布衣李甲信誼急物愷悌肥家純誠不浮美行可述臣謹以名聞朝廷嘉之而重其敦遣詔即其家賜束帛羊酒長吏勞問一時士人欣慕焉而孝廉之名遂暴著於西南孝廉字申之著籍雙流縣縣郭之南有山曰宜城茂林鬱然其下即孝廉居也縣宰徐九思曰鄭公名鄉高陽名里比前世旌賢之美事也因以孝廉名其坊孝廉少年嘗補廣文館生比請舉不中有司選即拂衣歸曰共為子職

可遠遊乎由是終身不復出其事親誠慤無容親没即廬於墓除喪然後去家本饒財而性喜周急當其可予一切不校以是暮年貧匱人所不堪而孝廉處之淡如也平生嗜讀書務通經適用不治章句尤刻意於易鈎索精微後學所不及晚游息於老佛之書得其深趣慕白樂天飲酒賦詩集成二十卷當時鄉里巨公如范内相景仁李紫微才元皆其交友周旋者觀其所與遊則其為人大槩可知矣孝廉有弟朝請郎名羣字介夫以

才俠稱介夫二子長公朝字夢得未冠登科為朝散郎
通判綿州次公清字彦通以累舉授涇州文學夢得以
詩自名家彦通以能賦擅場屋而故尚書金部郎中宋
公承之即孝廉之婿也金部風韻高明如晉宋間王謝
輩辯論博洽筆下鋒起人莫敢當而古文詩句為士子
矜式仕終陝府西路計度轉運使當金部少時孝廉固
已異之常曰吾季女賢而文捨宋氏子非其配也遂以
歸之實生子京字宏父儁偉過人有父風嘗為太府少

卿今復持陜右漕節朝廷姑試以事而其功名所到殆
未易測量也嗚呼父子甥舅兄弟祖孫皆以儒術醞籍
卓然有立於時何其盛耶孝廉所居旁有佛祠主僧建
閣繪孝廉像於其中以朝散文學及金部公列其次復
繪少卿侍其後盖從鄉人之願也少卿常誦孝廉治命
曰吾有萬松在宜城山我死必塟此地吾女至孝其能
奉我祀京不幸永感矣其復忍忘此語乎願與子孫世
承李氏之祭閣者咨歎閣成繪事畢主僧以書來請記

其事涓嘗獲遊於金部少卿父子之間義不可辭也謹為書之以示來觀者庶有所考云

清風閣記

蘇軾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嗚呼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放心遺

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與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

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澄紛閣記

鄭少微

有人於此不免營什一以養親而其心能知名教之可慕至不屑鄉鄰譏笑而劬劬然願一游其藩愈久而愈不倦者是可以與之乎曰人之生也固善不幸偶涉於不善一旦悔交悵悵然未明夫今日之復果足以勝昔

日之迷否也求其塗而不獲方是時無君子者指示且瀆告之使悟又稱可之使恱則其人亦將惰廢而不修夫為君子而使旣迷思復之人歸我而蒙拒則不仁孰甚焉成都張君鎡者幼嘗學問未練事時自放杯酒間年三十餘忽追咎曰男兒家貧親老安可為是遂力治產業以智取予不數年仰事俯畜之計沛然有餘而張君愈亦好事藏古書畫器物遇意所好必致之無吝容門外率多長者車轍常患所居喧隘乃新其旁舍建閣

焉而名之曰澄紛煙峯雪嶠層城華屋與夫佛寺樓觀之雄麗可以周覽而無遺唯賢士大夫之來始啟鑰導以登焉或求其賦詠礱石以待之它則否聞人一語之善退輙抄録以遵行之嗚呼其志豈不可嘉也哉一日來請曰鎡辛苦半生以有此槃盧非敢求安也安意欲與賢者游於斯今茲適成脫不得君文以見鎡志猶不屋也然非特為鎡計也里中寧不有姤鎡者乎一覬其讀是文或髗然捨舊而趨新亦不為無助云余於是為

之記眉山家申父項語余云張君非止好事耳每至其家見其撫憐二孤姪良有恩意出於誠心過如已子申父此言不誣尤可稱者故并述之

勾氏慈蔭園記　　　　劉涇

勾氏爲繁田大姓有園館甲縣城之北予嘗與遊其間園未榜子孫適求名予曰名慈蔭可也葢其祖母許太夫人實屯田郎中立之之女兄以賢歸勾府君府君樂道徜徉太夫人身攝家事以柔正爲裏文明爲表不出

咳唾而女婦奉教如見父師不運機筭而僕使稟令如
走官府方且優游閑暇手抄六經疏義韞匵具在府君
因之養德日高門戶溫煖飽滿子孫讀書樂善其志行
日茂府君不幸去世而太夫人正內外位氣數福厚旁
臨族人其根本堅固枝葉扶疎歲寒如松栢蔽芾如棠
棣輪囷鬱葱如非煙非霧之氣所以為蔭覆者皆太夫
人致也子子孫孫於是蒙之以享安佚得無彫衰暴露
迄為蜀賢大姓者豈汝曹力哉予名曰慈蔭不為過矣

大夫人老大繼去世卜幽宮園中初穴地得侯兆自埜至於今家無疵癘里巷敬信恱慕依倚以為城社然則太夫人存沒所以為勾氏之福亦備盡矣天地報應豈偶爾哉因作文刻石園壁告其子孫思太夫人如存勿自伐之以永於萬年

合江園記

蔡迨

合江園唐尹韋忠武作後因其亭為樓閣臺榭參植美竹異卉蓊翳參差而春芳夏陰波光月暉以時獻狀無

不可愛故為成都園亭勝踐之冣嘉時暇日方伯刺史
與其賓寮名勝登臨燕衎傳觴授簡以極其驩幾與東
平之谿堂山陰之蘭亭爭長也而吕正愍之記實刻在
石夫地因人而重則是園葢可知矣然園可疑官官之
人未必皆材又屬公府尚簡重燕游闊踈因弗以治樓
欹亭佫花竹翦剃荒穢蕭條可念其無恙者獨長江茂
林耳淳熙二年春季唐來為是官入其寺傷焉欲繕其
隳圮而病其貲會提點刑獄晉原李公兼漕領府事唐

白其故公亟出緡錢材甓畀以庀事址之墟者屋之宇之仆者起之楹桷牖戶上覆旁障之腐而缺者易而新之弗廢其舊而加壯焉而又補蓺花竹叢篠暢茂咸復其故園之壞而修者數矣莫若今日之壞甚而修之力而成之敏也非獨唐能張其官實惟晉原公達所以為政雖職併事叢而細大必舉頤指如意致其下盡力焉它視此可知也工之訖宜有以志迨將如吳會艤舟亭下唐請書其事喜為之書是年記

勾氏盤谿記

李石

君子之於物也物之而已不以為身之累也不以為累雖天地之大吾能物之一以為累如飲食衣服皆反為身病故必以吾之一身較其大小輕重而為之等級身外之物泛然來悠然去以身為量而君子之物備矣且一丘一壑所須甚微而係物甚大以身取給可也不則連甍阡陌井絡包山絕江障林蔽麓造巧飾浮使它人視之以為玩已因之以為病何益哉嗚呼斥桑麻之用

以種桃李飾茅茨之用以充藻繪如齊雪宮之麗如梁金谷之富一山之植非累牛不致一鷗之種非兼金不集又求所以牣其中者非聲色不娛非絲竹不樂此桀紂之惡不至是也傳曰非人其物惟德其物君子媿身以對物不以物為身之累果如此哉吾友繁江句君友于之作盤谿非苟於作也樓以藏書堂以教子亭以賦詩榭以置酒且自誓曰俗子汚我不汚門凡士浼我不我室清風肅戶明月贊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子照映几

杖之側倘徉筆硯之間吾乃今知匀君之志於物以為盤谿之取亦多矣吾嘗過匀君問其所以作之之説曰吾學不適於時用官不追於世資聊以盤谿之尚易其平生謬用之心望望外物秉除消長不旣汰矣乎他人往往以斜川見誑吾甚不樂得一語以洗其侈名之謗足矣余天彭倅罷徒步過之門生何㷇趙鶚從君欣然迎客謁記許之十年又以書來復許之不三月君今亡矣因書君平生語以誌掛劒之義

盤谿記

范仲芑

始予先君試吏新繁稱邑中勾氏多人士曰友于字信卿者名鈗於學有當世意已而試有司數不合晚乃得官主閬中簿度不能酬其素即棄官去脫遺世事寄意閒適其所居有溪環繞清澈可挹因取唐人李愿太行之谷曰盤者以名其溪沿溪下上沙瀅而谷岌土朕而植蕃躋攀曲折視着屋穩處為堂為亭為軒為菴為寮掩映相望至者如行圖畫中累甓為洞窮之而深治涉為

航浮之而安架虛為橋即之而通悉旁緣昌黎序中語摭其意而揭之扁榜經營之初物色自獻騁望之際面勢咸得嘯歌俯仰觴酒杖屨盡一溪之勝而胸中梗概始披於此矣予童時侍先君已聞君賢仲兄齊叔又與君通昏𡛟而盤溪之名往往流於士大夫之聽思一往游以足於登臨而未暇也緊官於朝君書來以圖相示屬予記之予惟山林富貴二者莫或得兼富貴而或羞焉求人以塗之人恕我不可得而山林之樂苟多取之

尚不為貪人情常以自恕擅壑專林而不知止者有矣

然自漢以來柴桑輞川僅以一二名於天壤他皆泯没

至不得其處則凡致意於煙霏草木之間而人品或非

者此又可以欺世也歟惟君潩於學問持滿而未發既

其入仕筋力未及於衰視世之夸華悠然無以易之處

陰息影休其轂而不悔非徒以枯槁宿名也是可書

素履亭記　　　　　　　　　張俞

安定胡希逸作望岷亭之一月天水趙仲謨亦於望岷

之五十步復作素履亭疏明崇秀夾輔林野觀二亭之勝予不知宰尉復有亭予前已為望岷記山川魁巍氣勢浩麗後之人殆難為象今於素履其有身規之詞乎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說者謂禮以文為主文以質為本當履之初未離於質非禮之隆往而無咎故曰獨行其願其在九二則幽潛之人吉於六三則以柔乘剛不修所履九四則以陽乘陽處多懼之地九五居尊決正上九則居極無吉夫惟初九履道守素雖德未

光然動而無悔是以君子象之今趙君取之乃名於亭
其欲象之者歟否則卑以陵尊簡以怠功華以亂實悅
以近邪眇跛為能履虎咥凶慈有悔者歟趙君有志在
仕不屑卑位其慎所履者歟予善其取義乃辨指歸之
說命之曰亭記

恤民亭記　　前人

恤民者何憂民之不得其治也江夏黃士安宰成都之
一年作斯亭以圖其治曰法之不行亂公也令之不一

惑聽也賦之不均惠殭也刑之不中暴下也吏之淫汙容慝也盜之侵陵弛防也豪猾幸生與姦也罷弱失職忘德也寃枉無告昧察也農殖不脩怠本也賢能不升忌功也讒訣在右暱私也官有其一害厥民有其一害厥生天下有丘山之害寡毫釐之利而欲民之免於災厄窮匱難矣哉傳曰恤民為德又曰勤恤其民吾職司其位在恤其不足至若法行而令一刑中而賦均吏肅而民節姦亡而寃理賢進而讒退暴息而善興固百

里之事也無縱喜怒以亂刑無徇權寵以忘義一邑之利若身之利一邑之害若身之害以一身為百里之命其亦庶於治乎予聞而笑曰凡牧民之急小者守宰大者輔相而已小以親之大以紀之而君者静以生之治天下如此而止矣凡今之言治者曰爵不列等胡氏之䘏祿不侈私胡氏之憂若是者可謂善謀於治者也若君之言無乃營營於思慮役役於仁義其去今之理道不亦背而趨乎復曰民乎民乎安所為乎其自治乎其

自亂乎孰恤孰誅孰賢孰愚予不知其所如君喋而亦笑曰吾將固愚矣安能捨其郵而逃迂也哉予知其不可止於是書之士安博學尚義號為方正名其亭有字小之蘊邪當有能者共之矣

望岷亭記　　前人

凡為亭觀池臺於得勝之地則雖無山川而曠無江海而閑況郫城據岷之陽緜江宅川自古都邑故有叢亭之勝山海備焉今邑大夫安定胡君自江南來聳茲遊

觀然恨尚有餘勝鬱而未揚會方牧廣平公命作縣之重門門臨閑田盡掃蕪穢植為西園遂作大亭號曰望岷是亭西至岷山百里而近蟠地鬱天萬峯連延終古孕碧擁臨三蜀其望伊何春雲始波崑榮閬鵠涵蔚瀛海火宇無陰萬木交蒸重巖沓嶂倚雲峩冰秋空凝輝秀卓天骨朝陽夕月異態殊色寒日慘烈時見城闕青城天闕各岷之一山耳三峯含光隱射天末崑有第一第二峯及大面是為三峯此望岷之大槪也故君子望之則目益加明形益加静心益

加清故可以脫拘攣之域入道義之庭清静無為而治功日成矣苟使小人望之則目若加盲心若加昏俯仰悲戚蹙蹙其本生有若越人之視章甫海鳥之聞鍾皷豈其性哉俾之遊義冒利入於刑死則欣然自謂登蓬萊棲崑崙之不若也奚肯謂岷山之尚可望耶然則岷峨之靈秀亦烏為小人而設也以一山而推天下之理則君子小人之道亦若是焉而已爾胡君字希逸強明公潔治遂無訟且覩前宰長樂馮君道元修叢亭之事復

大修之又特作斯亭可以見志其遂為文以示愛山之君子

如詔亭記　　范純仁

都官郎中知漢州周君思道以進士登科歷官於朝以天子郊祀及登極恩累叙封其父自大理評事至今為都官員外郎又賞賜五品服匄於朝以緋衣銀魚授其親里人榮之都官君生平讀書為儒恬退不仕以名理詩詠自娛年過八十矣康寧好德後來矜式之先名其

居之林亭曰義方其子果能自勤立官為中郎位二千石俄被進秩詔書有教子義方之語翰林鄭毅夫其姻家也更名曰如詔公卿貴人多為詩以詫其盛自趙公已降凡若干篇思道貽書屬予叙其事予頃主漕劒南聞都官君之行誼修潔壽考安逸且嘉思道之孝謹端良能起其家而榮其親雖未嘗登其亭而覩楹顔之榜固已蕭然如左右蘭茝前後琳琅之照映芬馥也又以見朝廷以孝治天下尊其親以及其人之親使士重名

節家興禮義養材於庶方推惠於無窮也故聊書其大歸云思道名表權成都新繁人熙寧十年八月日記

合江亭記　　呂大防

江沱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揵水而闢溝以釃之大溉蜀郡廣漢之田而蜀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滙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沱舊循南湟與江並流以東唐高駢斥廣其穢遂塞縻棗故瀆始鑿新渠繚出府城之北然猶合

於舊渚渚者合江故亭唐人晏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久廢不治余始命葺之以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觀水滄波脩闊渺然數里之遠東山翠麓與煙林篁竹列峙於其前鳴瀨抑揚鷗鳥上下商舟漁艇錯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觀也既而主吏請記其事余以為蜀田仰成官瀆不為塘埭以居水故陂湖潢漾之勝比他方為少儻能悉知瀦水之利則蒲魚菱芡之饒固不減於蹲鴟之助古之人多因事以為飾俾

其得地之利又從而有觀游之樂豈不美哉兹或可書以視後葢因合江而發之

逸心亭記

童誉

粤若緱山積秀耀真胄於千齡淮水澄源煥清風於百世紀其貴盛則同日分為五列侯稱彼才華迺當時號曰三珠樹析仙枝於奕葉流英槩於遐方隱顯雖殊卷舒一致即太原王君表正鍾其緒矣君幼而雅於好尚壯而多聞交游必賢談笑惟義迨乎知命於所居東偏

栁圃亭以適性蹊分桃李愛其若君子之芳馨陰茂松筠賞其若志士之節操凡植奇葩異實咸資興詠或燕游嵇阮以樂天和或集會荀陳以聲名教飲不迨乎沉湎言必盡乎切磋由是四方輶車望風而至千里多士慕義而來君必盱衡倒屣勤勤拳拳聞義必行從善為樂一日僕息鞚林下晤語罇前屬君操觚求亭之號迺本其事題曰逸心固資日休之義也偉乎君其儲詩書以尊道勵絃誦以傳家則慶衍後昆美紹先德莫之京

矣又何必塵生羅韈珠貫歌喉方謂之樂歟會有浴沂之士朋簪而來游是亭覩是說能無傴之哉

浣花亭記　　田況

人之情久居勞苦則體瘽而事怠過佚則志荒而功廢此必然之理也善為勸者節其勞佚使之謹治其業而不失休游和樂之適斯有方矣近世治蜀者以行樂為郡務之一端蓋壤土迫陿民齒稠夥農工趨力猶水火漂熺之急雖年穡屢獲丁彊下戶尚不饜藜芋一不勤

而重歎當何如哉至若機杼刺繡錦繒纑繢之出則衣被四方無如此饒者然民之力亦已劇矣典是邦者未言政之精跡峻弛歲時出入燕教必盛騎從鼓鐃歌優雜伎以悅民觀賞慰其勞苦每歲皆有定日亦不甚過然輒易其常則民懟而失所望自歲旦涉孟夏農工未盛作時觀者填溢郊郭過浣花之遊則各就其業太守雖出游觀者希矣故浣花一出在歲中為最盛綵舲方百尾泝洄久之而下歌吹振作夾岸游人肩摩足累綿

十里餘臨流競張飲次朋侶歌呼或迎舟舞躍獻伎讙
夜老幼相扶挈醉以歸其樂不可勝言已信乎皇仁溥
遠浸涔蒙幸太平之效致然歟浣花舊有亭在今梵安
佛寺中唐盧求記成都事言之頗詳亭廢已久遇出游
則即其地幪以席幕為餞賓之所既痺且跡風雨不能
庇餞已撤毁吏亦以為勞予既游而歸遂飭工度材為
亭崇博壯顯彌十旬圬艧皆具紊舊興壞與衆共樂不
可不書其所謂以示來者

少休亭記　　劉涇

自成都趨陵簡如在蜀必由靈泉過分崍其山周數百里高大阻險以石次第為步暑雨冬雪則馬不進僕亦以病告欲少休於中半而無巢窟方丈之地行者患焉余簡人也持以告縣令黄君曰有走世路而至老不自言勞者人或相以安逸則輒怒怨負其走愈疾顧何物使之令行者之困於險也馬思伏櫪僕無偷安各念寢處欲少休其勞生而君有地百里不遂與之覆載此為

失仁智又害其良心甚矣奈何君持以告轉運使晉陵胡公吳興劉公曰此非持令之能事也於是度財力以人意所在為舍館過客得止大庇其下嗚呼行者之區區名與貨也其心欲少休焉則可與之不可拒也方寒暑憊倦暴其體膚正於反復中而乃處陰靜得樂地由是惚然知其妄行將賦歸而求家則雖匹夫婦之惠亦仁政也無使居者有不出戶之見而并在高位君子笑而請名曰少休亭紹聖二年記

待鶴亭記　　缺名

聖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游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曰興福在外憑高爲亭可臨緑野市井廬落雲煙草樹田洫溝塍參錯蔽虧畢陳乎其前一睇千里來登者神豁氣夷心目俱爽最名邑勝處昔人榜之望錦以錦官城可跂而望也蘭若久荒圮梟狐窟巢如逃屋亡家一僧衰癃無徒屬色頽淒涼故亭與之偕廢椽脱棟摇壁壊甃裂瓢囊之瘠往往舍焉環其地柏數十老陰壽榦

亭以為勝者亦半於斧斤紹興壬午歲元日邑令楊公過焉顧瞻久之曰是去真棲不一弓地汚穢乃爾其何以安歸語邑尉李流謙相視一嘆明日興福僧來言曰智海老不能有是亭久矣考之舊刻亭之建不知何時崇寧改元歲在壬午宰王君者以葺祠之餘材新之今歲復壬午意者冥數之符亭當惟祠之歸願併其地使黄冠掌焉智海本心也公曰可哉吾敢專適流謙詣府遂具其事俾白大尹王公亦欣然可乃呼道士王行真

付之且屬其興修之役公首捐廩粟倡其僚各輸斗石食衆工凡邑子及客子之樂施者聽而不強又親為指畫自真人殿左廡破辟為門伐翳夷阻架溪而梁之疊石而上凡一百二十有二級以達於亭之舊而加葺焉支補其壓漏灌洗其漫漶垢汚而徙所謂茅茨者於其後於是氣象騫翥超拔異疇昔自廡望之横橋如畫石磴如梯空亭縹緲山巔如飛來除崗伏坡為之扶衛草木朋附若奔若迎殆與真祠素為一首祠初無客館客

至亡所舍至是始有托足休駕之所皆滿意焉屬役於四月而落成於七月公閒民事輒來督視不啻治己之林囿臺池者未訖役流謙授代去既數月公書來曰亭成矣子實贊我可無一言紀歳月流謙曰亭微矣然公意所屬徒以老僊蜀人之所尊事而是祠也臺家之所更建汲汲夤奉根極於至誠故視唾其地如唾其面精念宜感至使閣黎自託於不能願以是歸之黄冠大尹王公恭承密旨既克新華棟享上之恭久而益嚴凡使

於祠者亡不開可是以斯役不勞而濟此皆可書𭥍錦
舊榜於祠不類也易之曰待鶴昔仙人丁令威蘇耽皆
仙去化鶴以歸舊傳殿庭之栢故有鶴來安知非老僊
而莫識也於斯亭也願與諸君待之公名先進字用之
永康人古君子而今循吏云紹興三十二年九月日記

成都文類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蔡臨

成都文類卷四十四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居處二 軒齋菴塢

蒙軒記

張商英

成都白馬寺之浮圖敏行以其所居之軒為蒙軒所著之文為蒙編其自號為蒙子謂予知蒙之説而求記焉

乃推卦之象而為之記曰山下出泉受之以蒙於物為穉於人為童始乎初筮卒乎聖功若知夫泉之所以出於山乎涓涓以生源源以行行之不息包載無極沛乎為江河洋乎為渤澥湛乎其為陂澤沼沚紆乎其為溝洫川澮風波不能撓其静泥垢不能汚其清炎之以火不能變其冽堙之以山不能激其平雨雪霑濡而不益魚龍噴吸而不腥順方圓以應物隨巨細以授器澤九州而不謂之功駕萬航而不謂之利葢泉之妙用如此

而其所以為泉乃自乎山下之蒙今有人於此汲泉而缶之一日而喪其寒二日而喪其甘三日而喪其潔四日而腐五日而魚曰泉之性如是是果泉性乎曰有泉則有是無泉則無是是果有無乎而王弼之説蒙又曰山下出泉未知所適此特知人之所以適泉而不知夫泉之所以自適今吾以泉之本而告於蒙子若蒙子者其知本之人歟

藏游軒記　　鄭少微

古之有道者安其定分而未嘗以非義貸諸人彼一身之害苟能自甘之雖死不怨也然仰事俯育與凡冠昏喪祭之用待吾而後給則吾亦何心坐視而不之卹歟而古之所謂有道者類皆卻饋辭聘闔戶自守上焉父母甘旨之奉下焉妻孥衣食之須與夫歲時伏臘所以行禮者舉無闕焉由是知古之貧者蓋不若後世之士空然無以為資也故顏回有郭外之田以供飦粥有郭內之田以為絲麻所以能樂夫子之道以終其身楊雄

有宅一區有田一壥所以能覃思渾天著法語泊然不交於當世使二子無以為資雖不至隕穫然亦寧免棲棲汲汲而不累其至樂乎戰國時有蘇秦者自言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如秦者挾揣摩以賣人之國者也其術志於動誠使有負郭田亦豈能頓忘其捷捷之辯而樂仁義於畎畆哉然則既有以為養而又知所以安其養非有道者不能與焉審矣方公幼承先人之緒業占田皆灌溉上腴歲有餘收宅成

都闤闠中虛明静深如在山林其爲養旣已過乎古人矣而公未嘗以其有餘者自驕平居刻意學問色不形喜愠口不及臧否於所居之東偏蒔竹栢製軒名曰藏游取學記所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之義顧其志豈不遠哉余將語公以藏游之説公知夫賈者之蓄貨與匠者之治木乎夫賈者擁高貲於通道大都凡貨之滯於市者吾皆以善價致之措之閑處如無有也一旦求者接迹於門則所蓄之貨不忻乎重而自重矣有賤大夫

者專取衆人之貨而其物又皆輕浮易腐勢不可以多售且不可以久畜遂至於挽人而沽之而財之喪者已過半矣學者亦然前言往行汪洋乎胷中未嘗即人而人自趨之其可以投合世俗之所好而不可以治身齊家尊主庇民者皆不學也夫是之謂蔵匠之治木也終日運斤能使盤根錯節迎風縷解苟不得其理則徒憊其筋力雖栓染之材皆得以攖其鋒至乃巧匠則不然徐之疾之先其易而後其難腕調手適而刃若揮虚焉

學者之游亦如此而已聖經賢傳充牣於吾前吾欲多取之則患其汗漫而無宗欲少取之則又朘畧而不盡究刑名度數則神不能超其表考是非治亂則識不能居其先此無他不得其所以游故也知藏而又知修譬如賈者能積而不休夫唯不休所以見其功而覺其尤知游而又知息譬如匠者能作而不極夫唯不極所以德彌新而道愈出公試推余言而思之庶幾其有得乎

也足軒記　譚纂

此君清節如巢許夷齊超然自立於風塵之表不可屈辱而渭川千畝富等封侯司馬太史迺以貨殖取之已為此君厄會矣至杜紫微作賦又比君以十萬丈夫甲刃摐摐密陣環侍意氣嚴毅則再厄於軍旅中竊為君憤之雖然君之以自守者寒暑不能移貨殖軍旅尚足為君辱乎君固自若也厄與不厄則繫夫所以取於此君者何如爾余林下友錦官李潛夫風流如晉宋間人嗜好與余埒不可一日無此君蓋知所取矣所居之北

隅一軒清灑公以也足名之取詩人三兩竿已足之意余每過公必徑造竹下嘯咏終日主人語屑霏霏而此君風韻蕭然如升孔堂如遊鄭鄉校君之佳意有以移人也坐久若有所得戲語公曰如是足乎公徐舉魏公之語而告余曰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雖萬比寧有足耶顧吾所植一叢之陰爾而為用且大以滌耳目以清心腑以娛佳客以來佳禽金之瑣碎其弄月也玉之玲瓏其鳴風也把酒於是論文於是無一日不

進於君而君亦於余有歲寒之舊焉雖種愈萬箇亦若是而已公謂余於此足乎其未耶余曰足之意則得矣而未盡也請畢其說世間萬物多寡相形何有窮已隨所遇而安焉則無適而不足也鷦鷯一枝不為欠必以種多為足者固未是鵬之鄧林不為餘必以種寡為足者亦未為得也公以數竿為足矣異時此君族屬繁大子孫眾多則將蔽君之庭矣執柯而臨之曰吾方足於寡何以多為則公與此君且俱為累矣何取於名軒之

意乎惟其多亦足寡亦足有之亦足也無之亦足也隨所遇而安焉然後為得潛夫曰善三隅諱其用其說為也足軒記

義勝軒記

喻汝礪

錦官楊公南叔強當紹興間得異石涪陵有鑱字三曰義勝利云葢秦觀少游書室中物也急携以歸築屋聚書以義勝號之詔其子嵩望從望泰望民望考古論著於其間紹興戊午喻汝礪客於叔強之方庵日從叔強

父子誦古人之義不置他日謁歸叔強謂汝礪曰先生將還跨鼇於吾義勝未有以存之盍圖之辭之不可於是為之言曰處約者道必遠嗜利者毒必厚郤至居賄而亡子文逃富而昌秦后多車而奔晏嬰惡富而存甚矣哉利之溺人也學者之所當察也學者之所以自誠而明者也誠則一一則不惑於是乎知天下之輕萬物之細死生之一而變化之無所終始也飄搖乎詩書暴浣乎道義不可奪之節饜足乎肘見之衣一豆之食而

偃蹇乎竊秦之爵千乘之富也至於不幸而漓然值乎患難困阨死生之變益將仰而歌歌而笑洮洮乎有以樂而安之也此無他義足以勝也故曰孟軻勇於義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夫勇於義則人不能飲我以利矣其誰攻之養生者氣不勝則邪攻之為國者道不勝則敵攻之朝廷之上忠正壯長讒邪斯盡賈區欲利貪沓冒没妖幸之人不市於其間彼怙詐力出怪勇曾不能侔強於我也夫又安能我勝哉非幸人之莫已勝

也貯義於朝廷而流其華澤以四注於天下天下之從我也猶河之下砥柱而屬之海也此學者之所留意也夫學者所以學為天下者也義者天下之藩籬也豈益志義之士何武李固譙元李業費貽馮信任永王嘉王浩之流殺身覆族不以漢鈞利益有三仁之英烈而世之論者咸以義士壯之予固惑之也蓋嘗詠味二三大夫之風致羞慕逆折暴悍不義之臣釋劒聽臯幸遇吾夫子之予之侔於夷齊比干間謂之仁人非借之也伯

夷叔齊叩馬首諫武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仲尼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由是論之夷齊義人也而吾夫子固嘗予之以仁矣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言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近義恕近仁是二名也吾夫子固嘗一之也建始元始之閒天下號令賞罰之柄一則敬侯一則曲陽侯方是時也亢義益固截然不撓者東昌侯耳蜀郡張康說王鳳之功以獮漢氏棘以險語毒商商之遠亡而漢遂微成都羅裒者又復

撓附曲陽定陵廢著鬻財往來巴漢中子嘗醜二子狃行不義以羸其國而憾未有以討之也及觀李元禮以義死漢時宦寺圍塞天下士脅負不敢言蜀郡景毅以其子顧爲膺門生迺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子於是尊愽毅而卑畜二子也蜀之富人鮮車怒馬弟以乾没取勝叔強之居左馬醫右酒肆而前博戲也迺復閉關垂簾寂如無人守靜味道澹然虛夷獨於教子甚勤於利則甚疾之也雖復四子同年以妙歲注科第叔強嗜義之

心益勤也每日刻退肥仁義之訓以熏沐其中而猶以為省也故予於四君子者特以忠義大節勵之曰軒冕在前非義不榮斧鉞在後義死不避惟四君子者尚有以厚取之勿眉也

石君軒記　王汝直

石天下最無情物不入世俗耳目玩好其嵌岑磊落突兀怪異弗類乎楮壚碣柱嵬瑣塊然碌碌者惟洞庭所産尤勝絶洞庭去蜀繞繚萬里是石也非好事而有力

者不能致之成都舊大姓易氏有一株不知其所從來高圓八九尺千穴萬竅穿者如洞凹者如室聳者如峯巒伏者如堆阜苔封蘚蝕雲漬煙潤疑幾千年易氏寶之累世家替不守吾親李子達輟萬錢贖之置其北園嗚呼孔子曰仁者樂山蓋山者厚靜而不競於物特為仁者之所好樂子達園亭南則有峨眉西則有岷山曲尺大面雪峰旁顧周視披松翛竹朝夕隱見門戶窗牖間可揖可覽子達愛而嗜之尚或不充其情乃以茲石

具天下之所謂山者而似焉於是不惜其力而求之旣得之又作軒早晩飲酒奕碁徘徊其旁與之若良朋佳友不相失也子達之所喜好其不篤於仁者能如此乎夫惟君子寓其所樂而苟志於仁則其他豈足道哉因為之記至石之流落遷徙出沒及其浮沉遭遇或幸或不幸皆有形有相託乎天地造化者之尋常事耳不必書也予記其石又得子達所以好石之意復命其軒曰石君而贈之以詩曰女皇烹盡瀟湘玉重君摽樹

留西蜀雨過初看泰華青烟來更作崑峩緑千
秋萬古悲流落四海五湖同湫䆮最憐松竹未
相忘復幸園池皆可託不邀世好汨埃塵終付
清奇與隱淪主人每為臨風月高捲踈簾待白
雲

竹齋記　　鄭少微

竹齋房少猷所建也少猷君近市車馬揚塵人語𠽃譁
徹於戶牖間雖圖書琴瑟森列後前風泛席而不幽月

當庭而不爽詩夢不靈酒德不高試求其故夫豈珍篁美箭檀欒扶疎者茲未足君所邪爾乃徙植數竿盥餘一溉篿次載芟護養彌年茁叢敷櫼離離嫋嫋金聲而玉振然後環堵虛白頓有他天向來坌緒滌雪無留信嘉卉之能娛人也夫君子之玩物也必有得於物而後致其樂王子猷曰安可一日無此君執禮者類譏焉謂晉世人士率唱奇以驚俗竹何關吾事而溺好如此且江左英韻王氏得之居多子猷汩楊閭世胄膽傲兀其

寓意遠矣而當時官長乃以曹事責之鷗鳥不下理宜然也今君為是齋也果有得於竹否邪詩曰如竹苞矣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君種竹是也如竹實難余願君如竹君如竹奈何盍不可以一隅舉也君隱几靜以思支筇默以察則數竿者乃君之賢師友也儻曰吾追昔人姑惟好之而不繹竹理其去富門貴胄把玩妖紅麗綠役春熙以誨淫者尺寸耳殆非余所以述齋之意也

似是齋記　黃大輿

宣和四年秋予攝官成都即官舍廳事之西廡為齋居一間而名之曰似是取王徽之答栢沖語或曰古之君子雖仕而為貧其大者固可以不動聲色而優為之矣而其於小者亦無有不屑之心焉以孔子之聖而嘗為委吏嘗為乘田嘗從魯人獵較而後之君子則不然蓋徽之為騎兵參軍沖問之曰卿署何曹則對曰似是馬曹問管幾馬則對曰候至舍問吏又問馬比死多少則

對曰未知生焉知死所謂於小者而不屑也夫人於小者而不屑於大者不能優為比何足疑而更以名齋不亦過乎曰始予之來成都也見幕府之士焉斬斬然各事其事用力甚勤而不辭凡世所謂親戚鄉黨交游之私不得行於其間而人服其公也則未嘗不退而思曰彼將有為於世則歴金門而上玉堂無一不可為者其視此宜若小然而皆無有不屑之心是學孔子而至者也顧予病懶而增放矣上之為諸子之公勤以求學孔

子則其勢逆而且難下之用徽之對沖之語以自寛則其勢順而且易猶以反掌易登天也取以名齋其誰曰不可予即事以來無公事督迫不復追部刺史之門非胥佐立前執筆而請署不復識簿書也暇日幅巾野服趺坐而意行否則求叢林從學佛者清談終日同僚有茶官安少張洛中人鬢髮班班五十餘矣獄曹掾張文老本蜀人而今家於京師長子二歲皆賢明而信厚耿介而任達學愽而文甚奇無一毫許時輩氣味以涖事

之余相為游從遇其合時如與將詡陶潛卜隣而閈者數矣而況徽之也哉於其將代聊書以記

頤齋記　黄成孫

君子之自養也始於至靜而已夫物之襲我而取之者如兵之奇焉循環而無端吾動而陽則與物俱遷故其情隱焉吾靜而陰則與物俱息故其形見焉方形之見也彼且為無窮吾亦與之為無窮故行於萬物而不捂交臂並馳忽然俱沒突則俱出而兩不俱傷葢惟靜以

應物者而後能之也在易上艮下震曰頥艮止而靜故艮之三皆吉震躁而動故震之三皆凶非夫艮吉而震凶也凡頥之道吉於靜而凶于動也今夫外徇者内喪故頥之剥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頥逐夫末者其本必顛故其損曰拂經于丘頥以其所以養害其所養則弗能為也故其貞曰拂頥十年勿用此震體也皆動而凶者也瞋而坐者見乎四海馳而視之不睹乎車之下則靜者常察也故其噬嗑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當其不可

為而不為則其不為之也功故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動者病矣然靜而不能動則靜者常死夫惟天下之至靜唯能動故其復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此艮體也皆靜而吉者也今夫天地也萬物也上動而下止者也物之下動而上止者惟頤焉爾是其所以為頤者震也震不自動繫於艮而後動焉艮不止之於其上則震雖動不能也則其所以為頤者艮也非震也故動不自動其靜者動靜不自靜其止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

順之道盡矣而物於我何有哉河南宇文紹奕家臣於所居之東偏結齋曰順以自養也苟惟順之復是踐能止而静則其動必有大過人者焉家臣實吾友人太祝公之子右丞南陽公之孫太郎蜀國公之曾孫益力學而知所養者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亮臣有焉

牧齋記　孫松壽

予讀易至離得聖人治心之一法曰畜牝牛吉葢順則為養也是牛也長於上古則固跨八極而飲滄海矣其

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間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無首無尾而卒莫能名則是數人者牛且不得窺而况考其牧乎然而未見其一日縱也堯以欽舜以恭禹以敬文王小心武王祇順周公不失聖孔子不踰矩嗚呼帝堯而下所謂釋茲在茲矣而矜莊端栗猶若牧焉則是為己之牧者輕而為天下後世牧者重也自吾夫子而下得一牛唯恐失慓慓然牧之終身者猶庶幾焉顔淵以禮牧曾子以孝牧子思以誠牧孟軻氏以直牧天

下之善牧者也而顔淵之牧也精曾子之牧也畏子思之牧也徐孟軻之牧也肆顛倒縱横泛然不繫而指揮叱咤左右前後唯吾所使則孟軻氏蓋牧之雄者也牧雖不同要為盡其性之所安以卒歸於康莊九軌大道不然牛其風矣自是而外是牛也隱於黄茅白葦荒洲野嶺之間漫不去來者多矣何敢望牧辯如儀秦不足以拔其一毫智如孫吴不足以捫其一角富如晉楚不足以有其一蹄威如秦皇漢武其并宇宙之心若將冐

海隅出日通道於九夷八蠻奄有之然欲窺此尺寸涔蹄則不可嗚呼其難哉方是時牛不遠人而牧之之法蓋具之詩書禮樂皆其方略之精與者然操筆直前之人則有如揚雄氏韓愈氏出其推明牧法為最詳亦可謂善牧者不知牧者果何物耶不知其為非牛耶予愚不能辨此牛以其初常冉逸犯稼後雖極力牽挽而人終不之悟者十八九不可不謹也不可不謹也捨是則蹊人之田角戢戢耳濕濕堂下牽以釁鐘者多有之焉

嗚呼悲哉嗚呼悲哉而後堯舜禹湯不名之妙曾顔䟽
䟽之物他人視之幾若牧人之夢矣而其自以為忘牛
目視雲漢脫落羈溲然卒喪於尺寸之刃肩披股裂糜
爛於世俗之鼎者後雖悔其何追嗚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世之願學而必至也若猶未也捨顔淵曾子
子思孟子其何師故作牧齋記銘曰觀離中空我心
之象包羅六合其用甚廣畜牝牛吉順則為養旦旦
牧之以求其牧荷蓑荷笠風雨並隨以蹊人田尺箠

以麾牧之又牧無須臾離或寢或訛顛沛莫違念兹在兹是謂能牧羮食瓢簞若見其獨繹兹在兹是謂能縱堂堂周公吾不復夢不縱不疑堯舜之微歸而求之則有餘師我銘是齋敬以自持鷄鳴孳孳惟無邪其思云

鈍庵記

蹇汝明

故贈朝散郎王公曼卿成都人也其治生如鴟夷子皮其待士如鄭當時其急義如郭解其教子如竇十郎所

居在府之北郭當京蜀之孔道車馬走集之衢旦旦衣冠在門食客滿坐鄰盧親舊之要乏者亦待公舉火而炊也身為布衣而名譽至京洛間其後二子登科門下之客稍貴而公亦老矣乃即其碧雞之別業創鈍庵焉以為休息之所庵在茂林修竹間游塵不到處蓊欝葱倩閴然岑寂去所居踰百舉趾公杖屨逍遥無日不至賔客來者如到嵒谷中但怪公貶損日甚而名實之不相副也余聞之曰不然夫鈍者真也利者巧也真者天

德也巧者人偽也觀公平生好賢急義迹雖若泛泛然而一皆出於真誠故其事久而益親晚而愈篤豈非神錐之鈍嘿存乎胷中純一不雜而然歟回光末路指此地而為歸宿者固所宜也不然安得陰德流衍子孫蕃熾之如是哉公既殁諸子奉其家法謹嚴凡一草一木經公手植者見之必變色而作所謂鈍庵者虛榻而不敢處過其下必肅公之仲子輯余壻也累來求記因意其梗槩而書之寘寘神交當亦首肯此言公諱子延字

曼卿云

臥雲庵記　　朱輅

大聖慈寺傳法保福院圓明大師真惠闢其丈室之後為牖以北向撤去闇塞即而通之吏部尚書鄱陽張公以寶文閣學士作鎮成都以暇日適至其處愛景物之幽遠樂世外之閑曠命以為庵名之曰臥雲而親書其榜以揭之真惠以告朱輅求文以為記輅謂惠曰若知臥之說乎從吾儒言之則汲長孺臥於淮陽諸葛孔明

卧於草廬陳元龍卧於荆州謝太傅卧於東山裴中令卧於北門此數君子者其功業材器見於國祚生靈則不待説而知也從黄老言之則其卧徐徐名之曰泰氏其寢不夢名之曰真人化人游於香宫希夷休於泰華栩栩蝶遊如蒙吏倚墻雷鼾如彌明若是者老莊則為畸人而道家者流目之則為神仙其實一也從浮屠氏之説則得正法眼藏者又謂之禪偃息受道時則有普願結草幪帔時則有希遷饑飯困眠時則有惠海自昔

以為高人大士超世出塵之流也三者豈有異哉其經綸酬酢揮斥變化葢皆有事焉而非世之頽然熟睡者也張公以為吾儒之學原老佛之要前之數君子與夫畸人大士者非其千載尚友則皆往刼之吾身也故公之治蜀其尊儒得士如吳公之客賈誼其樂道清淨如曹參之師葢公其刳心佛祖如康樂之依惠遠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方其寓形於一息也如孫叔傲甘寢秉羽如南郭子綦嗒焉而噓如昔鷟子燕坐林下從容無

為而文公叔度之化行矣彼上人者隱几對榻相忘一室之内而居於無何有之鄉雖在闤闠與山林何異何必被褐懐玉逃世遠去而後為雲霞之士也哉苟無見於是而唯卧之嗜則甘晝寢者夫子斥之以朽木糞墻樂睡眼者瞿曇斥之以蚌蛤螺螄不有以證之則孔子曲肱之枕與觸屏之寐奚辨維摩詰視疾而卧與據槁之瞑奚别均受之形性而同異之相去邈乎天壤之不侔矣陶淵明江左古逸民也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誦其言想見其風如相將
造於卧雲之游徵斯人吾誰與歸

梅塢記　　李石

石拙於學其施於吏亦拙也方會府多事英俊爭竭其
趨走之巧於大吏之前獨隱忍以守其前之拙不變大
吏者亦察其一拙外無他不怪也故於考覈文簿瑣瑣
中比他人幸有曉夕須臾之隙椽舍稍僻且陋邀求者
所不至獨與學官相比鄰學之士子日集說學問庭戶

隘甚恐不足以辱乃徹去昔之屏伏蔽藏以為今之疏
明曠達得數席地俾客至不以其隘為嫌而主人亦得
以陋自安也屋簷之南有老梅株如柱軸一根別為三
四股可蔭十許步環以數小竹而蓬艾藜藋者亦相與
溷其清明而夷俟其側因留數小竹外悉芟去之仍闢
屋一角作窓以即其蔭每每風日開闔燦然之光赦然
之聲往來几硯書秩間與靜境相接如行村塢因以塢
名之又植栟栢二百周墻之陰與梅為佳伴作他日凌

冬霜雪愛玩之樹是又拙之拙者也後有我輩人或不免留落一試公退燕休於此爲護此梅以待其栢之成仍勿笑其拙也

成都文類卷四十五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畫像 名畫附

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唐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 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 列畫前史一十四人節度職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賓佐也 代稱絶迹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

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續事靡不造真者昔嵩野旁求徒聞審像稽山高舉惟止鎔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宫室洎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燦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瑶林斯覿余以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惟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黄霸於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在功

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其在斯乎釆色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叙其事詒諸來哲大和四年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兹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

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

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

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

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晏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

捐禾黍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載酒亭韋公畫像記　范鎮

子雲右蜀人事漢成哀平世歷新室身詘而道不得行子雲沒宋興八十九年上距今千餘歲其鄉人之學者森然若林之植於蜻其在太平興國中有若諫議大夫

田公錫之論議參知政事蘇公易簡之博大雍熙淳化中有若直昭文館陳公充直史館朱公台符之文雅景德大中祥符中有若侍御史張公及之介潔集賢校理王公湜之溫恭職方員外張公逵之疏達其在今慶歷有若虞部員外李公畋之經術翰林學士彭公乘之恬退翰林學士孫公抃之厚重屯田員外陳君希亮戶部員外梅君摯殿中侍御史何君郯之直方度支員外郭君輔屯田員外張公中庸之通敏直集賢院李君絢之

夷曠是皆子雲之徒學其道而得其傳者益州提點刑獄度支高君既葺子雲之居鑱其書又畫其像以及其徒意者使後來觀之知賢人之道有塞有通有詘有伸塞於晦時而通於昭時詘於不用而伸於有用云爾

巡撫謝公畫像記　　　呂陶

真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在大星占者謂應在蜀分上惻然動心以為蜀去朝廷遠民之疾苦尤難知天有異象可畏不可忽其擇廷臣之賢而通世務者往綏

元元於是公以屯田負外郎巡撫益利又詔同九河張公詠議鼓鑄利害乃考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平衆甚便之時方寇亂之餘百獘滋起土俗凋困惟九河公洎公相與講謀作爲憲令安全紓息極盡統要俾其世世子孫恃之以生故張公之治蜀爲天下最實公有以助之也既而舉部吏數十執政以多爲疑公請連坐異其必用自爾奉使舉吏皆連坐而公之舉者太半有立於時矣成都舊風凡奉使來者繪像於天慶觀之

仙遊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師厚以按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於廨所以推崇先烈而永蜀人之瞻也恭惟真宗皇帝承天下熈盛之極恩隂澤厚及民骨髓跂行喙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警戒以蜀為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心乎惟公純誠大略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静安豈非推己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己濟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

惠加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為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為太子賓客陳留伯莞以子絳知制誥贈禮部尚書若乃出處之本末勲烈之終始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誌尹師魯公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於蜀之一端爾師厚儒者知治體風概落落有撥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民而或忘利義之辨累疏列其不可無愧於祖構云熙寧四年記

大聖慈寺畫記

李之純

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僕昔監市征歷二年餘或晚暇與朋僚游所觀者纔十一二凡將漕七年亦屢造焉而未及見者猶太半今來守是邦俾僧司會寺宇之數因及繪畫乃得其詳揔九十六院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

一百五十八堵夾紵雕塑者不與焉像位繁密金彩華縟何莊嚴顯飭之如是昔之畫手或待詔行在或禄仕兩蜀皆一時絶藝格入神妙至於本朝類多名筆度所酬贈必異他工資費固不可勝計矣其鑄像以銅刻經以石又不可槩舉此有以見蜀人樂善鄉福不吝財施者葢自古而然非獨今日之侈自至德已後冩從官府尹監司而下僚屬真迨於今凡三百九十人有經數百年而崇奉護持無毀者又以見蜀人敬長尊賢之心雖

久不替噫其可尚也哉四方之人至於此者徒見游手末伎憧憧湊集琛貨奇巧羅陳如市祇以為嬉戲衔鬧之所而不知釋子肄學誦持演說化導亦無虛日故以藏經大部律僧長講之數兼列云諸院為國長講計七十三座諸院大藏經計一十二藏

宋穆武高楚王繪像記　　李之純

楚王高氏諱繼勲字紹先謚穆武太皇太后之大父烈武魏王諱瓊之長子世家譜系始終德業具載國史見

於御篆克勤敏功鍾慶之碑茲舉其畧真宗咸平三年逆卒王均據益州亂王以崇儀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廵檢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於彌牟寨其衆大潰追擊至嘉州界生擒百餘人獲偽黄繖金塗槍而還有終益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子城王大建麾幟城上諸將知已得城於是有終進簿天長門賊吏出拒戰時會暮王謂有終曰賊軍鄉罷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

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甲縷馬中矢死更馬以
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來援賊知不可拒還走入城王
開圍縱之均遂夜遁巽曰王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
剌所部秋毫無所犯均既誅天子賜書褒諭以定蜀功
進崇儀使方王拔城適有中使密傳詔曰今賊嬰城自
守而久未下外暴官軍內乏百姓顧其策安決若縱之
使跳去彼烏合之衆安能久伏林莽乎及均敗正如聖
略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成海謝才晟復收餘衆保巖谷

中數招貸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劍門路都廵檢使乃募
里中惡少年輒伺知賊動靜一日徒出領輕兵馳歴險
阻徑所匿處賊不意王之至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
出王手格殺數人餘麾衆縳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
威名號神將黄髮之老猶能詳道畏愛威德迨今不忘
惟蜀之風尊賢貴長凡官守代去必請繪神表以永瞻
敬故王之弟崇儀副使繼宣為兵馬都監閤門使繼元
為本路兵馬鈐轄姪供奉官遵裕走馬承受公事孫莊

宅使士言為兩路兵馬鈐轄皆圖形於成都寺觀獨王闕焉豈以攙攘方定而未遑及是耶元祐戊辰王之孫士敦以閤門通事舍人鈐轄兩路兵馬至之日首訪耆舊求拜王像而不得愴然感慕出家廟真容寫於安福寺之正法禪院見索鄙文以誌本末噫嘻王雄毅勁果血甲犯陳奮揚天威震蕩坤服而賊以之平蓋激發忠憤以成武功蜀人更生有大惠矣王之孫又欲論譔祖德章示遠裔使知朝廷命將必擇智勇人臣報上決盡

死力故戡定寇難所向無不克彼勇暴者其敢僥倖而萌逆節乎此廣孝嚴親而民用警懼可為萬世戒止患未形於義豈不韙哉忠與孝人所聳聞而樂道顧維淺陋而不敢辭己輒叙其事而繼以詩曰於顯穆武奕世多績克嗣先烈竭忠奮力躬犯行陳賊均之亂討平惟亟宣振國威惠此梁益功成去久孝孫至止追懷感惻爰擇淨刹圖真素壁英氣生動桓桓之風尚形於色邦人仰瞻進退祗惕徐思恩厚孰敢犯順兇悖

楞嚴院畫六祖記

文同

僧惟中字慧雅本隷遂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與人不妥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為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慶歷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

時盡傾其槖中得八萬錢諉其所常往還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為我命竒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毗盧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祓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釆飾殊絶鋪置有序叩閽傳付家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書評之善品而法苑之勝縁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

之畫此時予亦常覩之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祕閣校理乞侍親得相臨卭郡道人使予記其事

文湖州竹記　　呂元鈞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像而發於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貴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

妄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於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尚恂恂小州胷中之緼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綴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静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細知不知於與可何損益耶比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

莫侯畫像記

楊天惠

江西莫侯治郫三年有佳政蔚然傳西南其聞之舊矣崇寧三年七月某以事免鐵官無所歸或曰盍稅邛乎曰不可吾故治其曷可以留或曰盍旋梓乎曰未可吾乏貲其曷可以濟然則奈何曰吾聞莫侯長者吾將寄孥焉是必能撫我既行屬歲旱所過赤日射地黃壒勃欝襲人苗暍死町間穀價翔貴從者病且恐余曰行矣饑飽吾有數後三日進及侯境則道里清塏白水瀲瀲

彌望檻蓁覆地秔芋人立軒舁翠氣殊不知有雲日苦
問水瀕人則皆曰此吾大夫之賜也吾邑食岷水支流
歲為堰大者若干小者若干其役夫若干指溉田若干
塍故時吏弗省役役弗竭作穿築隳治不皆如律偶一
愆雨水輒厥涸故歲多失稔今侯之來敏於百治而水
政尤謹其按行必豫其相視必親其功治凡要科配差
次必經心目晝則執柣臨之夕宿野次與傔隸均甘苦
故堰之高厚倍於舊而溝之深廣什之凡我所以無旱

嘆之恐非侯則誰使余曰然名定不虚欲入見為侯道之會余有疾弗果然侯聞余來亟遣騎勞苦問所乏如十年舊間率諸僚身存之歲時調給有加越明年二月侯秩滿當去邑人固德侯之賜又惜其去憾不能留於是圖侯衣冠於其所將世事之像成又相率環觀而歌舞焉余於惜侯之去其一也乃述所見以授其人使書諸像左雖然侯之治行豈顧止此哉而余所書止於此盖詳於所見畧於所聞所以傳信也信以傳信則人之

得吾文而傳者可以信於其他矣

左右生圖記　　李石

左右生徒漢石室故事也文翁集蜀士教之分左右兩序記其鄉里姓名而字之刻之石左生若干右生若干與學從事以下若干合若干人其餘固有漫滅不可考者然自有此學即有此士漢歷世暨我皇宋蜀學之盛當紹漢得書以補晉唐之缺文寥寥亦復不可見惟熙寧中弟子員至五百時則蜀守蔣堂家學也自三舍法

罷學之士益落僅至百五十人至張燾尚書增其員至三百括隱田以廩之然亦歲去歲來閱春秋二補試濫食而惰實業者未容盡去學司之籍吏為玩文矣蜀為鄙遠不得與東南士偕集成均獨有鄰州隨侍補入之法而又以廩入為限不能盡其來可歎也會科舉前之一歲士頗肆業者衆學官以歲有限員為守請於兩提舉學事司則頗補其廩入之不足而無拒其來由是聽以歲補入之數至八百餘員學官擇其通經有護者倡

率而嚴其日考月書之程於是四蜀之士畢赴相與自愛重多名秀俊又相與分八齋其鄉曲姓名以齒為小録以請於學官請如漢故事書之為辛巳左右生圖紹興三十一年記

從文湖州木石畫壁記 續添　　楊天惠

鄉大人石室先生文公近世文藝之雄自其為大布衣即以古文獲重語於天下然壯思銳甚汪射縑素不能休則又於書畫焉發之時將官邛南會姻友於郫飲酒

西禪之精舍夜艾氣酣跋燭作此枯木怪石於方丈之壁蓋初試手然（斷句）然筆力天就已自與詩品俱稱第一畫去今五十八伏臘矣其不及知晚幸交公之子沖卿乃克聞之於是假館主者求觀焉歛衽三肅仰而游顧徒見老幹聱牙蒼質贔屭旁枿紐雲下根裂地不知幾萬年物乃今猶植立楹間謖謖乎如空山臞仙真骨強勁刼壞而不僵岌岌乎如幽林古佛耇膚堅密閱歲寒而無恙余心懔然恪之以為公真王摩詰也特遣化出

没異耳然世無通宿命者斯言未可出之獨憾託非其地頗為拙目輕題墨漫漫横斜於其上輒太息久之不能去間以告主簿事王君舜選舜選奮曰吾力能辨此乃并其壁徙置公堂之中央飾以欄楯周護極謹其曰社櫟多壽山石耐久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方文公仕初筵越不過三十許耳胸中磽磽已有此竒是肯效兒女為柔熟耶君視此畫决非世人婉孌之觀其戎輿闕固扃鐍過過客俗子勿輕與言必審其人氣節不凡乃發

視之其畫以皇祐之癸巳其徙以大觀之庚寅而其為之記

成都文類卷四十五